

人間文集

方言文藝

(論文創作合集)

華

嘉

著

人間書屋刊行



人間文叢

論方言文藝

同書屋 刊行

人間文藝

論方言文藝

· 權版有 ·

著者：華

嘉

出版者：人間書屋

依利近街四十六號

總經理：生活讀書三聯發行所
新加坡

大道中五十四號二樓

印刷者：香港印刷工業合作社
銅鑼灣威菲路三十二號

基本定價：港幣二元

中華民國卅八年七月初版

人間文藝

夏衍：春 寒(長篇)四、二〇

秋雲：浮 沉(再版)一、四〇

黃葉眠：論約瑟夫的外套(論文)二、〇〇

黃茅：清明小簡(散文)二、〇〇

聶紺弩：天亮了(短篇)四、〇〇

杜埃：在呂宋平原(短篇)二、四〇

夏衍：蝸樓隨筆(雜文)一、六〇

默涵：獅和龍(雜文)二、四〇

華嘉：方言文藝 (論文創作合集)二、〇〇

黃茅：讀畫隨筆(雜文)即 出

林林：詩歌雜論(論文)即 出

目錄

上篇

論普及的方言文藝二三問題·····	三
舊的終結，新的開始·····	一一
向前跨進了一步·····	二一
關於廣方言文藝運動·····	二九
方言文藝創作實踐的幾個問題·····	三三
關於方言文藝的創作方向·····	四〇
附錄：方言文藝問題論爭總結（馮乃超·荃麟執筆）·····	四六

下 篇

寫乜嘢好呢？（短論）	六—
點樣寫正寫得好？（短論）	六四
警告大大細細嘅豬仔頭（雜文）	六八
詩人節講詩（雜文）	七二
農家苦（歌詞）	七六
耕種歌（歌詞）	七八
山歌開口好難唱（歌詞）	八〇
斥「廣東集團」個班人（詩集）	八二
人民救星毛澤東（歌詞）	九三

工人學文化歌（歌詞）	九五
廣州解放歌（歌詞）	九七
算死草（小說）	一〇〇
呢的正係人民嘅軍隊（廣播劇）	一一七
後記	一三六

上
篇

論普及的方言文藝二三問題

革命文藝一開始就提出了「大衆化」的口號，這是對的，但「那時所理解的『大衆化』就是將『無產階級意識』用大衆所容易接受的形式灌輸給大衆，爲的是改造大衆的意識，……却沒有提過改造自己的意識」（周揚：『馬克思主義與文藝』）。到一九四二年五月，毛澤東先生發表了有名的文藝問題談話，提出更具體的爲工農兵寫的口號，權威的肯定了「大衆化」的涵義：「什麼叫做大衆化呢？就是我們的文藝工作者自己的思想情緒應與工農兵大衆的思想情緒打成一片。而要打成一片，應從學習羣衆的言語開始，如果連羣衆的言語都不懂，還講什麼文藝創造呢？」這才澄清了過去那種自以爲是的「大衆化」的看法。

爲什麼「應從學習羣衆的言語開始呢」？因爲言語是表達情意的工具，人民的言語表達了人民

的情意，「如果連羣衆的言語都不懂」，結果我們寫出來的作品，如何可以表達人民羣衆的情意？因此只有運用人民的語言，才可以表現人民的生活以至思想情緒。這裏就肯定了一個問題，我們文藝工作者必須改造自己，拋去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包袱，生活和工作在工農兵大衆中，與工農兵大衆的思想情緒打成一片，學習工農兵大衆的語言，才可以創造出真正「大衆化」的文藝。

但中國是這樣大，社會發展是這樣不平衡，文盲是這樣多，人民大衆的文化水準在統治者的愚民政策下壓抑了二三十年，我們的文藝創作該怎樣辦呢？爲了各地方的適應當時當地的需要，所以有了地方性的方言文藝的產生。用方言寫作，這毋寧說是爲了廣泛的提高各地人民大衆的文化水準所必需的普及工作。

周揚先生在『表現新的羣衆的時代』說：「採用方言是絕對必要的，我以爲以邊區老百姓生活爲題材的秧歌隊必須用方言寫和演，同樣題材的話劇也必須如此。方言劇是值得提倡的」。同樣的，我以爲在廣東，爲了要表現廣東的人民生活，爲了向廣東的工農大衆普及，用廣東方言來寫作，這是值得提倡的。

但，林洛先生和藍玲先生却是這樣的以同樣的語氣說：「我們發現一種偏向，把方言當作時髦的貨色」，「方言的寫作有時反而更不能普及」。「時髦」這詞兒包含有諷刺的意味，把方言寫作了了解做「時髦」，這是根本不了解方言寫作的意義。藍玲先生很坦白的表現了自己的思想弄不通，他以符公望先生的「個柳手」（方言歌詞）舉例，他說「這题目的意思我就弄不清楚，拿去問過許多朋友，他們也弄不明白」，他再讀下去，發現了「路」和「噙」兩個「陌生的字眼」，就大驚小怪的說：「根本我就不認識」，因此說：「這些方言的特殊字眼，我們讀了十來年書的人，還不認識，拿去給一般老百姓讀，不是更費工夫嗎？」對不起得很，可惜林洛先生只請教藍玲先生，或藍玲先生只拿去問林洛先生，問來問去都是問小資產階級的知識份子「讀了十來年書的人」，而沒有拿這些方言文藝作品去問香港的工人，或廣東農村的農人，所以「不認識」是並不奇怪的一件事。

方言文藝作品，原是爲了那些沒有「讀了十來年書的人」，甚至根本沒有讀過書的工農大眾而寫的。而且不純然是寫了來給人民大眾看，尤其着重寫出來之後讀給人民大眾聽，或唱給人民大眾聽的，一個「讀了十來年書的人」，因爲習慣了看現在流行的白話文，等他去那些方言寫作的文

章時，免不了有點刺眼，就算本來認識的也覺得不認識了，這是我們知識份子所容易發生的事；但在人民大眾却不一定這樣想的，他們一方面要了解這些作品所表現的生活內容以至思想情緒，另一方面也要了解這些作品的表現方法，是不是爲他們聽得懂和聽得進。如果我們一定要以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眼光去看方言文藝作品，那自然會對這些作品了解成「時髦的東西」了。但，方言文藝作品並不是向「讀了十來年書的人」普及，而是向工農大眾普及的啊！

其次，採用方言寫作，也並不完全如藍玲先生所說：「在能够表現地方氣味，地方精神，適合羣衆口味」。在不斷地提高羣衆的文化水平中去普及」，藍玲先生既然認識是爲提高的普及，就不該是爲「表現地方氣味」去寫方言創作。剛才已說過，中國是這樣大，各地的方言又有這樣很大差別的，在當時當地的普及工作，如果一定如林洛先生或藍玲先生的一首先要統一言語文字的普及」，那就是等於先幫助統治者完成了國語統一運動，再來做文藝的普及工作了。

言語可以強求統一的嗎？不可以的。就是可以，那已是全國各地文化都達到了相當高的水準以後，也就是沒有文盲，沒有貧窮，甚至沒有階級以後的事。爲什麼普及工作一定「首先要統一言語

文」，這是很費解的。因此，林洛先生以那麼一種語氣說：「造成一班方言化的特殊份子，而且也不合乎羣衆的需要」，來給一班方言文藝工作者以諷刺，倒不知對文藝普及工作有什麼好處？

文字可以統一嗎？這是可以討論的。在原則上照顧到現在文字的統一性，不要個個學倉頡創造新字，這點是有一部份的正確，但也應有保留的地方。首先我們要了解，現在的文字，根本就是慢慢豐富起來的，一方面是吸收了外來語，另方面更主要的是吸收了各地方言的精華。這是一個常識問題。二三十年來的中國文字，已經有了很大的改變，和很大的發展，而每一階段的變化和發展，一方面由於社會生活的變化和發展，而另方面表現在文學上的，則是由於士大夫文學的衰退，而民間文學的重新被引導到「文學」上來，地方的人民的言語豐富了文學的語言。所以，我們不必斤斤於害怕創造新字，而只應研究從人民的語言創造出來的新字是否恰當，和是否精粹。這裏有一個問題就是方音的記錄問題，例如藍玲先生舉例的「踏」和「嗌」就是這一方面的問題。因為我們的漢字是方塊字，所以有這問題，如果是拉了化，這問題便沒有了。但，我們今天還不能實現以拉了化代替方塊字，這就產生了目前這一階段的困難。解決這問題，有時要照顧到現有的文字中可以通

用的文字，這是對的，但無條件的取消記錄方音創造此時此地的文字符號却不一定是對的吧？

這裏舉三個例：

一，廣東方言裏的「番嚟」這句話，「番嚟」兩音同白話文的「返來」兩字，音近似而義相同，在這種情形之下，用「返來」記錄「番嚟」的方音，是可以的。

二，藍玲先生舉例的「踔」音，在意義上等於白話文「蹶」的意思，但音不同，這就不能勉強以「蹶」來記錄「踔」的方音。

三，符公望先生的另一首方言歌詞：「矮仔落樓梯又試低又試低」，這個「試」音，曾有朋友主張改造「是」字。音雖類似，但却傷害了原意，這是絕對不能這樣去記錄方音的。

中國的方塊字的特點，除了一字一音外，就是可以「望文生義」，這是文字的落後性的最高表現。文字原來是語言的符號，但現在變成了文字左右了語言，這就是一個問題了。但我們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還多多少少遺存着這種保守觀念，寧願犧牲改變對文字的觀念（即看做音的記錄和語言的符號），而甘心遷就「望文生義」，這實在是方音記錄的最大障礙。

其實關於這一問題，在大眾語論戰時已討論得很詳細，且有部份獲得了結論，現在不過舊事重提，這裏爲篇幅所限，也不必多費筆墨了。

藍玲先生的文章，對方言文藝工作的批評，也是不公平的。他說：「如果我們完全用方言寫作，那結果就只有走羣衆的尾巴（這句話頗有語病——華嘉按），弄得不好，甚至向黃色文字投降。」他這邏輯不知何所根據，「完全用方言寫作」是一個表現方法問題，這一表現方法是以向工農大眾普及爲基礎，本來就包含了思想的內容，爲什麼會產生那樣武斷的「結果」，這真有點使人懷疑藍玲先生的意思，是不是以這「結果」一句否定了「完全用方言寫」了。藍玲先生對方言寫作的「具體的辦法，就是展開通俗寫作，用淺近的文字夾雜着提煉過的方言去寫」。最好的回答這「具體的辦法」的有周揚先生在『馬克思主義與文藝』的一段話：「我們的文藝作家一般地都只在描寫人物的對話中，採用了民間口語，但卻沒有學會在作敘述描寫時也運用羣衆語言，自然是經過了提煉了的羣衆語言，或者甚至沒有感覺到這樣做的必要。於是人物對話中的土語方言在大堆的歐化語的敘述描寫中成了不過一個耀目的點綴罷了。」我們今天的把普及工作放在第一位，就是不需要這樣

的「耀目的點綴」的，我們需要的是澈頭澈尾的生長在中國土地上的土里土氣的大眾化的文藝作品，對方言文藝作品的要求更應該如此。

毛澤東先生曾恰當其時的警惕我們：「小資產階級出身的人們總是經過種種方法，也經過文學藝術的方法，頑強的表現自己，宣傳他們自己的主張，要求人們按照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面貌來改造她，改造世界。」這一句有力的說話，我們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應該時刻的加以深思反省的。

最後，歸納一下這些意見，我以為：方言文藝作品是為當時當地的工農大眾寫的普及工作，應該澈頭澈尾的以從羣衆的語言提煉出來的精粹方言，表現當時當地的工農大眾，生活及其鬥爭，為他們所喜聞樂見，向當時當地的工農大眾普及，從而提高他們的文化水準。同時，方言文藝作品不能滿足於寫在紙上或印在刊物上，一定要以廣大的工農大眾為對象，拿到他們中間去朗誦和表演，拿到他們中間去考驗，根據工農大眾的意見去求得進步，和求得完美。

這裏還有一個什麼才是羣衆的語言、或人民的語言問題，我們確看到今日的方言文藝作品，有

以採用了流氓無產階級的市井俚俗的語言就沾沾自喜，這是應該自我反省的。語言是表達情意的工具，因此，這裏也有階級性的表現的，工農階級的語言才是真正的人民的語言，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這裏不能更詳盡的舉例解釋，只能在另一篇文章裏再談，不過在最後我提出這一點，只是希望我們的討論更向問題的深處去挖掘，不要在問題的表面兜圈子。我的意見暫止於此，請大家批評。

（正報）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